

【出版消息】

“许倬云看历史”系列修订再版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代表作——“许倬云看历史”系列由新星出版社修订再版,包括《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人物》三本,此次再版,增加了数万字全新内容。

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上古史研究著称,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著作行世,但影响更大的还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20年来,他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大国霸业之兴废》、《说中国》、“许倬云看历史”、“许倬云说历史”等十几种著作,因其打通历史与当下的问题意识以及通俗浅近的语言,受到普通读者喜爱。

而许倬云大众史学写作的开端,却是一次机缘巧合。1985年,许倬云的学生



简静惠借着许教授回台湾的机会,邀请老师和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召开了系列有关领导特质的讨论会。许倬云后来回忆说:“在讨论会上,与会人士有十分热烈的发言,而后将发言记录公诸社会,居然又引起不少读

者的注意。那时,我才领悟:其实从历史中提出的许多经验,于今日仍有可供参考之处。长久以来,史学工作者埋首于专题研究,竟忽略了‘历史’本身应予发挥的功能。”

自此开启了许倬云20多年的“大众史学”之路,他担任起了“历史”和其他各领域的中介,使故纸堆中的资料,转化为生活中可以对照的镜鉴。许倬云一直致力于“大众史学”写作,影响了无数读者。他曾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

许倬云专门为修订版“许倬云看历史”撰写了5000字长序,还增加了数万字全新内容。在《从历史看

管理》中,许倬云挖掘、提炼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经营管理智慧,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可贵参照。在《从历史看人物》中,许倬云探讨了商鞅、岳飞、梁启超等20余位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及成败得失。在《从历史看领导》中,许倬云则认为,企业组织相当于古代的一国一邦,其内部结构,有层级的纵线及部门的横线。企业单位之间,也与列国关系一样,有其分合,有其合作与对抗。企业和国家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这一整套的治理体系及人才培养机制。因此,读懂一个国家兴衰的道理,就能明白企业经营的成败得失。

【编辑推荐】

《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
赵珩 著
中华书局

因于父辈关系,作者赵珩自小与很多著名文化人、学者接触,从事文史工作后与许多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如王世襄、朱家溍、翁偶虹等。作者以沧桑笔墨叙述与这些前辈交往的故事,既是一部师友记,也是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文化史。

《藏珠记》
乔叶 著
作家出版社

作家乔叶继《认罪书》之后,沉寂四年的又一力作,讲述了唐朝一位病入膏肓的波斯商人,临终前将一颗珠子送给了收留他的客栈老板的女儿。因为这颗珠子,女孩得以长生不老,但前提是不能与男人交合。一千多年来,女孩恪守着这个承诺,直到遇见了出身名厨世家、帅气痴情同时背负诸多秘密的年轻厨师……

《况且况且况》
李长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旅日华人作家李长声的三卷本自选集中的文化与历史篇,汇集了作者关于日本文化众多切近又深远的描摹,将文化与历史熔于一炉,同时阐释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繁复的历史勾连。另两部自选集《雪地茫茫呀》和《反正都能飞》,分别关注了日常生活与审美和日本作家。

《迷楼》
刘以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小说精选集收入了刘以鬯的中篇小说3篇、短篇小说15篇、微型小说12篇,从创作时间上来看,跨越了将近六十年,但这些小说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反映了香港人这半个世纪的生活。

《悠游小说林》
[意]安贝托·艾柯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安贝托·艾柯在哈佛大学所做诺顿讲座的六篇讲稿结集而成,既是六堂小说理论课,也是一本文学阅读与写作指南,让读者成为他的学徒,一步一步迷失在小说幽深茂密的森林。

《海洋中的爱与性》
[美]玛拉·J·哈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哈特用极具幽默的风格,描述了海洋中各种动物不可思议的求爱历程,有的生物为了求爱,要在茫茫深海中孤独寻求几个月,有的鱼类聚集在一起进行狂欢。此外,作者还对人类捕猎活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进行了科学阐述。

《人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
[日]山口房子 著
台海出版社

作者经过对室内陈设进行诸多探索尝试,最终发现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以自己家为例,从装饰、家务、扫除、时尚等各种生活场景出发,将减少物品的方法与乐趣娓娓道来。

《不可思议的朋友》
[日]田岛征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自闭症题材绘本。故事原型是治井一马、小田阳介两位少年,在书中他们作为“小安”和“太田佑介”登场。他们从幼儿园时代就相识,直到29岁的今天,一直共同成长,持续着他们的友情。

张翎新作《劳燕》首次描写中美训练营



海外华文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劳燕》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战争中受伤的心灵,如何确定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是张翎在这部作品中所探寻的。

张翎在北美曾做听力康复师,其间接触了一批退役军人和战争难民。他们所展示出的战争带来的“疼痛、创伤、救赎、治愈”,极大地震撼了张翎。“当灾难把人逼到角落时,人性所展示的巨大能量”激起了张翎创作这样一部战争题材小说的念头。虽然没有亲历过战争,但为保

证创作的严谨性,张翎在美国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实地走访了当时中美特种技术训练营幸存下来的中美老兵,亲自去当年的训练营做实地采访,最终才有了小说中确实的时代背景以及凿实的细节呈现。

独特的叙事方式是作品《劳燕》的一大特色,它以三个鬼魂追忆往事的视角转换,还原出整个故事。将男人与女人、中国与美国、战争与和平、享乐与承受之间的关系巧妙地编织在作品中。“语

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莫言曾这样评价张翎作品的语言。而在《劳燕》中,张翎的语言不仅有张爱玲的阴冷,又保留了她所特有的阴冷中的温存。

谈及为什么起“劳燕”这个名字,张翎解释说,不仅仅是因为女主人公的名字叫“阿燕”,也是她对“劳燕分飞”的诠释——战争把情人分开,把人和故土及现存的社会关系分离,而战争所导致的分离这一结果贯穿了人的一生。

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治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写作《津轻》这一年,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治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治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治“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新书评】
□吴明益

唯有再见才是人生



《津轻》
[日]太宰治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惜别》在日本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竹内好甚至批评太宰治误读鲁迅,但我却认为它是一部极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受政府委托的著作里,太宰治借鲁迅之口,某种程度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其次是,太宰治也借由鲁迅的文学观,发挥了自己的文学观。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托写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书店之邀写作故乡,就是这部重访(或告别)故乡之书——《津轻》。

普通读者对太宰治的认识,多半建立在《人间失格》与《斜阳》这两部作品上。放荡洒脱、心灵矛盾、哀伤为人的挣